

轻
阅
读
书
系

黄叶人家，芦花天气，到门秋水成湖。携尊船
过，帆小入菰蒲。谁识天涯倦客，野桥外，寒
雀惊呼。还惆怅，霜前瘦影，人似柳萧疏。

茑萝集·日记九种

郁达夫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轻
阅
读
书
系

芑萝集·日记九种

郁达夫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郁达夫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莛萝集·日记九种 / 郁达夫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5.6

(轻阅读)

ISBN 978-7-5470-3618-1

I. ①莛… II. ①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②日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8782 号

莛萝集·日记九种

-
- | | |
|-------|------------------------------|
| 责任编辑 | 郝 兰 |
| 出 版 者 |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 地 址 |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
| 联系电话 | 024-23284090 010-57454988 |
|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
| 印 刷 |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年6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
| 成品尺寸 | 150mm×215mm |
| 印 张 | 16.25 |
| 字 数 | 170千字 |
| 书 号 | 978-7-5470-3618-1 |
| 定 价 | 32.00元 |
-

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

常年法律顾问: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010-57262357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7262361

序 言

年少读书，老师总以“生而有涯，学而无涯”相勉励，意思是知识无限而人生有限，我们少年郎更得珍惜时光好好学习。后来读书多了，才知庄子的箴言还有后半句：“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顿感一代宗师的见识毕竟非一般学究夫子可比。

一代美学家、教育家朱光潜老先生也曾说：“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理由是“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感慨抽出时间来读书俨然成为一种奢侈。既然我们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宝贵，而且实际上也并非每本书都值得一读，那么如何从浩瀚的书海中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书，就成为一项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于是，我们编纂了这套“轻阅读”书系，希望以一愚之得为广大书友们做一些粗浅的筛选工作。

本辑“轻阅读”主要甄选的是民国诸位大师、文豪的著

作，兼选了部分同一时期“西学东渐”引入国内的外国名著。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为我们这套书系的第一辑，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时代，只有春秋战国等少数几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而且这个时代创造或引进的思想、文化、学术、文学至今对当代人还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然，己所欲者，强施于人也是不好的，我们无意去做一个惹人厌的、给人“填鸭”的酸腐夫子。虽然我们相信，这里的每一本书都能撼动您的心灵，启发您的思想，但我们更信任读者您的自主判断，这么一大套书系大可不必读尽。若是功力不够，勉强读尽只怕也难以调和、消化。崇敬慷慨激昂的闻一多的读者未必也欣赏郁达夫的颓废浪漫；听完《猛回头》《警世钟》等铿锵澎湃的革命号角，再来朗读《翡冷翠的一夜》等“吴侬软语”也不是一个味儿。

读书是一件惬意的事，强制约束大不如随心所欲。偷得浮生半日闲，泡一杯清茶，拉一把藤椅，在家中阳光最充足的所在静静地读一本好书，聆听过往大师们穿越时空的凌云舒语，岂不快哉？

周志云

目 录

莛萝集

献纳之辞·····	3
自序·····	4
血泪·····	6
莛萝行·····	20
还乡记·····	37
写完了《莛萝集》的最后一篇·····	61

日记九种

劳生日记·····	67
病闲日记·····	84

村居日记·····	94
穷冬日记·····	125
新生日记·····	139
闲情日记·····	178
五月日记·····	199
客杭日记·····	216
厌炎日记·····	233

芻蕘集

献纳之辞

风雨晦明之际，
作我的同伴，作我的牺牲，
安慰我，伺奉我的，
你这可怜的自由奴隶哟！
请你受了我这卑微的献纳罢！
在这几张纸上流动着的，
不知是你的泪呢？还是我的血？
总之我们是沉沦在
悲苦的地狱之中的受难者，
我们不得不拖了十字架，
在共同的运命底下，
向永远的灭亡前进！
这几张书就算了你我在途中
为减轻苦闷的原因，
偶尔发的一声叹息罢！

——奉献于我的女人 著者

一九二三，七月二十八日





自序

自《沉沦》见天日以来，匆匆的岁月，已经历有两年。回想起来，对《沉沦》的毁誉褒贬，都成了我的药石。我本来原自知不能在艺术的王国里，留恋须臾，然而恶人的世界，塞尽了我的去路，有名的伟人，有钱的富者，和美貌的女郎，结了三角同盟，摈我斥我，使我不得不在空想的楼阁里寄我的残生。这事说起来虽是好听，但是我的苦处，已经不是常人所能忍的了。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半年来因失业的结果，我的天天在作梦的脑里，又添了许多经验。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

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得意的诸君！你们不要来买罢，因为这本书，与你们的思想感情，全无关涉，你们买了读了，也不能增我的光荣。

我可以不再多讲了，因为我所欲讲的，都写在后面三篇小说里，可怜的读者诸君——请你们恕我这样的说——你们若能看破人生终究是悲哀苦痛，那么就请你们预备，让我们携着手一同到空虚的路上去罢！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午后叙于上海的贫民窟里





血泪

—

在异乡飘泊了十年，差不多我的性格都变了。或是暑假里，或是有病的时候，我虽则也常回中国来小住，但是复杂黑暗的中国社会，我的简单的脑子怎么也不能了解。

有一年的秋天，暑气刚退，澄清的天空里时有薄的白云浮着，钱塘江上两岸的绿树林中的蝉声，在晴朗的日中，正一大一天减退下去的时候，我又害了病回到了故乡。那时候正有种种什么运动在流行着，新闻杂志上，每天议论得昏天黑地。我一回到家里，就有许多年轻的学生来问我的意见。他们好象也把我当作了新人物看了，我看了他们那一种热心的态度，胸中却是喜欢得很，但是一听到他们问我的言语，我就不得不呆了。他们问说：“你是主张什么主义的？”

我听了开头的这一句话就觉得不能作答，所以当时只吸了一口纸烟，把青烟吐了出来，用嘴指着那一圈一圈的青烟，含笑回答说：

“这就是我的主义。”

他们听了笑了一阵，又问说：

“共产主义你以为如何？”

我又觉得不能作答，便在三炮台罐里拿了一枝香烟请那问者吸；他点上了火，又向我追问起前问的答复来。我又笑着说：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还不理解么？”

“说什么话！我问你之后你还没有开过口。”

我就指着他手里的香烟说：

“这是谁给你的？”

“是你的。”

“这岂不是共产主义么？”

他们大家又笑了起来。我和他们讲讲闲话，看看他们的又嫩又白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是高等小学生——觉得非常痛快，所以老留他们和我共饭。但是他们的面上好象都有些不满足的样子，因为我不能把那时候在日本的杂志上流行的主义介绍给他们听。

有一天晚上，南风吹来，有些微凉，但是因为还是七月的中甸，所以夜饭吃完后，不能马上去上床，我和祖母母亲坐在天井里看青天里的秋星和那淡淡的天河。我的母亲幽幽的责备我说：

“你在外国住了这样长久，究竟在那里学些什么？你看我们东邻的李志雄，他比你小五岁，他又不上外国去，只在杭州中学校里住了两年，就晓得许多现在有名的人的什么主义，时常来对我们讲的。今年夏天，他不是因能讲那些主义的缘





故，被人家请去了么？昨天他的父亲还对我说，说他一个月要赚五十多块钱哩。”

我听了这一段话，也觉得心里难过得很。因为我只能向干枯的母亲要钱去花，那些有光彩的事情，却一点也做不出来，譬如一种主义的主张，和新闻杂志上的言论之类我从来还没有做过，所以我的同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我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记着我，如今非常信用我的母亲，也疑惑我起来了。我眼看着暗蓝的天色，尽在那里想我再赴日本的日期和路径，母亲好象疑我在伤心了，便又非常柔和地说：

“达！你要吃蛋糕么？我今天托店里做了半笼。还没对你说呢！”

我那时候实在是有什么也吃不下，但是我若拒绝了，母亲必要哀怜我，并且要痛责她自己埋怨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就对她说：

“我要吃的。”

她去拿蛋糕的时候，我还呆呆的在看那秋空，我看见一个星飞了。

二

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

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

“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象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

“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

“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僭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

“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有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子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象那样年轻的人，





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得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

“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象在说：

“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

“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

“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非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们上呢？况且现在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